

樂郊私語提要

謹案樂郊私語一卷元姚桐壽撰桐壽字樂年睦州人

順帝後至元中嘗為餘干教授解官歸里自號桐江釣

叟至正中流寓海鹽時江南擾亂惟海鹽未被兵火尚

得以閉戶安居從容論述故以樂郊私語為名雖若幸

之寔則傷亂之詞也所記軼聞瑣事多近小說家言然

其中如楊願哲案願哲原作武陵之捷張士誠杉青之

敗頗足與史傳相參所辨六里山天冊碑秦檜傢贊魯

書文才言
嘗註杜詩諸條亦足資考證末載揚維楨撰其兄椿壽墓誌一篇頗為不倫桐壽欲表章其兄何不叙之於書內乃別載於末核以體例深屬有乖今削除不載惟錄桐壽之本書焉

樂郊私語

元 姚桐壽 撰

余始至州舟過鹿苑廢刹時方深秋紅樹扶疎隱映敗
椽破壁大足供客中吟眺因維梢登覽讀壁間舊記有
魯簡肅公羅漢見夢事括蒼吳思齊題其旁曰是法本
平等無怠亦無敬如何證無生却來見參政余謂阿羅
漢自敬正人不敬參政簡肅風範凜凜載在史冊每一
緝諷未嘗不想見其為人及入城謁所謂魯公祠祠旁

有思魯橋壁端有卜筮詞州民有疑輒問凶吉如響公之精靈不昧更有如此者柱上有聯云蜀去古祠留鳥翼名從青史識魚頭是縣令蔣行簡所書

天仙湖急遞舖在城西十里僅一大漾耳湖旁相傳有徐灣故居灣得仙道者後以委蛻仙去故以名湖然復有廟神稱徐王蓋誤以徐灣為徐王也廟後有老人甚縑縷問之姓郭氏乃宋樞相慎求之後貧無以資充舖長以自給因出樞相誥身像贊相示余攝衣冠拜之乃

分裹糧之餘為贈始知韓昌黎不見三公後飢寒出無驢之向為不誣也

六里山舊有石刻云天冊元年旃蒙協洽之歲孟冬陽月日維壬寅朔石簣神遺忽自開發拾得青石璽符文吳真皇帝共三十八字余按吳天冊元年為晉武帝咸寧元年是年七月甲申晦日有食之則孟冬朔非甲申則乙酉也壬寅當在望後安得有壬寅朔乎此必里人偽為符瑞漫不考其日月以悅世主于一時耳

括蒼劉伯溫多才藝能詩文尤善形家言嘗以儒學提
舉得相見于錢塘後十年所劉已解官復見于海鹽之
橫山把臂道故至于信宿謂余曰中國地脈俱從崑崙
來北龍中龍人皆知之惟南龍一支從我崑崙並江而東
竟不知其結局處頃從通州泛海至此乃知海鹽諸山
是南龍盡處余問何以知之劉曰天目雖為浙右鎮山
然勢猶未止蜿蜒而來右束黔浙左帶苕霅直至此州
長墻秦駐之間而止于是以平松諸山為龍左抱以長
江淮泗之水以慶紹諸山為虎右繞以浙江曹娥之水
然諸水率皆朝拱于此州而後乘潮東出前後以朝鮮
日本為案此南龍一最大地也余問此何人足以當之
曰非周孔其人不可然而無有乎爾吾恐山川亦不忍
自為寂寂若此也

至正丙申三月日晡時天忽昏黃若有霾霧市中喧言
天有兩日予立庭中視之初以老眼不能正視眩然若
有數日久之果見兩日交而復開開而復合者凡數十

百遍回視窓隙壁竇皆成兩圓影若重黃卯亦復開合
不常此數十年來目所未覩之異也發書占之李淳風
曰日不可有二風霾日無光占為上刑急人不樂生天日
變色有軍急其君無德其臣亂國嗟嗟今豈其時乎
十六年五月聲言張兵南下楊參政額哲以數萬象屯
嘉興軍容甚盛先鋒呂才以七千象屯王江涇商旅不
行川途嚴肅張兵遂不敢取道嘉禾乃自平望烏墩直
擣武林達丞相以為楊當必扼其鋒漫不為備及敵已

入境倉惶出拒遂至破軍殺將達僅以身免楊得破城
之問乃跌足曰罪誠在我即統苗土官軍分為三路使
蔣英從大麻唐栖董旺從硤石長安身率劉震朱鉞從
海鹽黃灣而進以呂才呂昇屯守嘉興張軍知楊分路
而來遂應接不暇一敗于臯亭山再敗于謝村三戰而
敗于夾城巷張軍恣水從德清陸從海鹽遁還初楊過
海上余與楊別駕郭大理謁之勸其留兵三千過其歸
路楊云此行賊且成擒安得有歸者不聽已而竟得縱

逸而去

德藏寺在縣北五十里寺雖瀕市亦深靜可想國初有僧真諦性若鸚鵡而恪守戒律第為寺中樵汲而已時有國師揚連真伽來寓寺中聲言欲發天女等墓然皆古塚寔無意開發意以雲間陸左丞愛女及朱提舉夫人皆以有色天死間用水銀裝殮欲發尸姪穉之耳及揚下令果及二墓真諦聞之怒形于色衆僧懼其以慙致禍苦為陰勸及揚五鼓肩輿發衆出寺真諦忽起抽

韋馱木杵奮擊楊命擒之時衆雖數百皆披蕩不能拒傷者凡百餘人至有頭破臂折者人見真諦于衆中趨躍每踰尋丈若隼撒虎騰飛捷非人力可到一時燈炬皆滅耨耨畚插皆為毀壞楊大懼謂是韋馱顯聖遂不敢往發鼓柅率衆而去亦不敢問此僧也後二年真諦行脚峨嵋不知所往

州衙前有黃郎中廟相傳是前代賢令故立廟于此考之舊記惟紹興間有黃昱乾道間有黃綸然廟為何執

中重建則何又先于二黃竟不知為誰按重修碑記云黃公不知河代不知何名亦不知何許人惟此中舊老云公為縣有善政及民民不鮮于心相與尸祝者又不知幾何年今廟且頽圯民復奉主環泣請余新之余惟人真親于祖先然親盡則毀茲黃公以前朝一令世何達也世遠則政隔澤無及也世與澤兩不可知則心所不屬也而民猶戀戀若不釋然者是豈人情哉我知其以前令勸從令耳以為披善為民民亦不忘雖千百世

不改則今之為牧者曷不盡若黃公使後世不忘若今日之不忘黃公也余亦勉承民志重為建祠以副其不忘黃公者余豈敢望民不忘如黃公也哉此記亦大有關於為政者故錄于此

趙子固宋宗室也入本朝不樂任進隱居洲之廣陳鎮時載以一舟舟中琴書尊杓畢具往往泊蓼河葦岸者夕陽賦曉月為事嘗到縣縣令宣城梅徽到船謁公公飛棹而去梅佇立岸上言曰昔人所謂名可聞而身不

可見殆謂先生欺公從弟子昂自苦中來訪公閉門不
納夫人勸之始令從後門入坐定第問弁山笠澤近來
佳否子昂云佳公曰弟奈山澤佳何子昂慚退公便令
蒼頭濯其坐具益惡其作賓朝家也余生也晚乃少從
婦翁得見子昂今雖身寓公里第有想像鼓棹行吟勝
處耳至于子昂風神美麗而和易可親文章書畫人號
三絕若夫慙恚徹里竟誅桑哥之奸亦當代第一流人
也

稅務在安仁橋西十五步務為宋樞密郭三益彰慶館
基也余悲此地昔為進賓之酒之所今為剝斂叫囂之
場前後何雅澗懸隔也近來盜賊四起在在用兵課賦
無藝即稅額一節往往增加無算市中不堪其擾當延
祐間程文憲條言江南茶鹽酒醋等稅近來節次增添
比初時十倍今又逐年增添正緣管課程官虛添課額
以誦上司其寔利則歸己虛額則張挂欠籍云云奉仁
宗皇帝聖旨諸色課程從寔恢辦既許從寔豈可虛增

除節糞增課額定數及有續次虛增數目特與查照並
行蠲減從寔恢辦明旨凜然今但掛壁而已

張氏之陷平江也總管宣城貢師恭懷印脫身易姓名
為端木氏隱居雲間時一往來海上嘗寓于資聖寺與
僧壽量相得甚歡壽量有戒行嘗絕江浮淮以遊湖湘
之間泛彭蠡過洞庭登祝融望大庾還至天目傳法于
中峯大師行脚于四遠凡三十年于是歸隱于寺題其
棲禪之室曰大隱貢因述其意作大隱記記載禮部集

文多不具載

楊友直元坦嘗于後至元間判餘干與余情暱而福兒
託契仲寔同守友直寔為合二姓之好然未嘗悉其上
世所從來茲卜居豐陽去友直所居僅一舍因得拜其
先塋及高曾已下諸象乃知楊氏為宋文公億之後有
以武功起家者土著鹽之澉浦高祖春宋武經大夫國
朝贈中憲大夫松江知府上騎都尉追封弘農郡伯曾
祖發宋右武大夫利州刺史殿前司選鋒軍統制官樞

密院副都統國朝內附改授明威將軍福建安撫使領浙東西市舶總司事贈懷遠大將軍池州路總管輕車都尉追封弘農郡侯祖梓嘉議大夫杭州路總管致仕贈兩浙都轉運鹽使上輕車都尉追封弘農郡侯謚康惠父模敦武校尉贛州路同知知寧都州事卒于官友直生方晬耳母周夫人攜孤扶櫬而歸時康惠公及陸夫人與模生母訾夫人相與保護至泰定丁卯康惠薨逝友直已年二十餘矣為人倜儻多才好學不倦能嗣

其先德江浙財賦總管韓仲山重其才以女妻之比官上饒通守常州所在著績方將振其家嚴而天不悔禍復于至正丁酉溘然長逝春秋僅五十有五少寡遺孤煢煢在疚傷余結契仲寔不幸早逝惟友直足為旅人相依今復爾則信乎其命之窮也嗟乎友直往矣無以報稱惟應狀君世德及所行事以請于當代大方為友直不朽計耳

丁酉八月張氏以水師數萬來攻嘉興羽檄星馳川陸

戒嚴海鹽自州佐巡場以下皆統兵北屯半邏新豐廣
陳以備地道州城閉塞煎旬民間米穀驟踴而薪爨不
屬多破斫蒼柱几榻而炊楊額哲以大軍四伏使小舟
數十百艘餌之敵檣艣蔽天排川而下追至杉青東西
岸多積葦以待時南風大作岸上舉火敵舟焚燬至四
十里不止死者甚衆遂捨舟登陸進逼城下戰于東瓜
堰大破之斬首萬七千級俘者數千張氏統軍張士信
以伏水遁還然額哲克肆掠入貨錢至貴家命婦室女
見之則必圍宅劫取淫汙信宿始得縱還少與相拒則
指以通賊縱兵屠害由是部曲驕橫凡屯壁之所家戶
無得免焉民間謠曰死不怨秦州張生不謝寶慶楊善
乎余廷心之言曰苗獠素不被王化其人與禽獸等不
宜使入中國他日為禍將不細今若此何其言之若持
左券也

張氏既歸命本朝兄弟相繼拜太尉平章之命乃于十
九年秋七月大城武林至起平松嘉湖四路官民以供

畚菜雖海鹽一州發徒一萬二千分為三番以一月更代皆裹糧遠役而督事長吏復藉之酷斂鞭朴捶楚無有停時死者相望至本年十月始得迄功凡費數十百萬而新城碑記至以南仲山甫為譬其辭有曰有嘉太尉克綏我民疇其相之平章弟昆又曰我作我息我出我入變呻為嘔伊誰之力豈不慚覲斯言也乎

州瀕海鹽為國利然也命得以私販擅之每操兵飛棹往來賈販雖吏兵莫之敢撻至正丁酉濼城范廉卿以蔭補蘆漕巡檢其為人恂恂儒者顧長騎射無論鳥獸不及飛竄雖海塗上跳魚子蟹之細捷射之百不失一夜每懸火竿上去竿三百步從暗中射火無不滅也于是亡命心懼毋敢于州北私敗境內為之肅然先是本路推官陳春以平反鹽獄數百人見稱至是本路大僚曰使巡官人人如范何必陳司理平反也

楚石大師為沙門尊宿嘗從駕上都有漢北懷古諸作

余嘗讀其自言羊可種不信繭成絲之句疑以為羊可
種子因以問師師曰大漠迤西俗能種羊凡屠羊用其
皮肉惟留骨以初冬末日埋着地中至春陽季月上未
日為吹茄呪語有子羊從土中出凡埋骨一具可得子
羊數隻此蓋四生胎外之化也亦不足怪特非中國所
有致生疑耳後讀浦江吳立夫西域種羊皮書禱歌云
波斯國中神夜語波斯牧羊俱雜虜當道刺刀羊可食
土城留種羊脛骨四圍築垣聞杵聲羊子還從脛骨生

青草叢抽臍未斷馬蹄踏鐵繞垣行羊子跳踉却在草
鼠王如拳不同老沃陶庭開塞饌肥裁皮禱作書林寶
南州俠客過西人昔得手禱今無倫君不見米蠶之錦
欲盈尺康洽年來貧不貧此又云以脛骨種之與琦師
目見之者不同也蓋波斯國別有種法如吳詩所聞耳
州學在淨業寺南神宇齋舍頗亦弘敞有至元六年知
州趙孟賈賈禱重修碑至正六年知州葉方中再修亦
有碑然三州守皆賢有治聲予當時趙字子唯台州黃

嚴人治海上有惠政民至于今猶念之其祖子英為宋宗正少卿南遷時以宗室從為黃巖丞遂家焉有子六人皆以文學登膺仕至其孫師淵為太常丞師夏為判宗皆受業于紫陽之門且締姻焉故能以禮世其家施于有政云曾字吉甫宛邱人能行之以正限之以信羣佐若早弟生之聽嚴傅老胥南然若家老之奉其尊也葉字大中松陽人嘗以才敏有風操為江南行御史臺架閣管勾所至皆有休績可紀至于留神庠校崇道重

學則三君之雅意均也

杜少陵集自游龍門至過洞庭詩目次第為此州先丘魯嘗季欽編定大都一循少陵生平行跡亦可以見其詩法升降亦隨其年自少而壯而老愈入于細而化也註脚多所補益極為學者借資第音切類多異音其他註釋如以鐵馬汗常趨為昭陵石馬果常有汗以空同小麥熟為不近武威林間踏鳳毛踏字為跨字之誤汝與山東李白好以山東為東山天闕象緯通以天闕為

天關江月滿江城以江月為秋月赤驥頓長纓以纓為
轡之類不免為杜集增累

州弟子員張炯子晦卓犖有奇表與予為道義交每言
其祖文穆公受知于世祖皇帝嘗被召入便殿問當時
急務時方隆冬上以所坐貂褥撤賜命坐別以他褥進
御公所上數十條皆當時切要上命執政以次第舉行
而桑哥盧世榮革以罷冗官一條為侵奪朝權詈聲朝
堂曰何物蛙蝦兒遽欲奪吾柄邪夜令健兒踈之遂將

甘心焉幸中表趙文敏知之邀還邸中得免明日雖拜
翰林承旨尋以懼禍病免及盧桑伏誅詔還前官大德
間以老疾不起時論惜之有集若干卷行于世

澈浦市舶司前代不設惟宋嘉定間置有騎都尉監本
鎮及鮑郎監課耳國朝至元三十年以留滂炎議置市
舶司初議番舶貨物十五抽一惟泉州三十取一用為
定制然近年長吏巡徼上下求索孔竇百出每番船一
至則衆皆懽呼曰亟治廂廩家當來矣至什一取之猶

樂府新言
為未足昨年番人情：至露刃相殺市舶向當死者三人主者隱匿不敢以聞射利無厭開鬻海外此最為本州一大後患也

潘從事澤民嘗為余言本州達嚕噶齊也先不花本北人以至正三年至海上時方八月秋濤大作潮聲夜吼震撼城市不花初至聞此夜不敢卧起問門者門者熟睡呼之再三始從夢中答曰潮上來也乃覺知是官問懼其答遲連聲曰禍到也禍到也狂走而出不花誤聽

遂驚跳入內呼其妻曰本莫作達嚕噶齊榮耀縣君不意今夕共作此州水鬼遂夫婦號泣合門大慟外巡檄聞哭傳報州正佐官皆顛倒衣裳來救以為不花遭大變故也因急扣門不花愈令堅閉庶水勢不得驟入同寮益急遂破扉倒墻而入見不花夫婦及奴婢皆升屋大呼救我同寮詢知不覺共為絕倒乃知唐人潮聲偏懼初來客為真境也不花今為參知政事

已亥秋九月晦余曉詣嘉禾時曉星猶在樹杪忽西南

天裂數十百丈光燄如猛火照徹原野一時村犬皆吠宿鳥飛鳴余諦觀其裂處燠：而動中復大明若金融于冶鑄者少時方合操舟者謂余曰此天開眼也彼不知天者至尊裂者極禍關係豈藐小乎哉是年冬十二月有州東趙氏家屠豕脫治已竟既出肺腸其腸忽蛇蜿蜒疾行雖健蛇不若也主人追之不能及遂出城遇海而止此蓋國家有心腹腎腸之人歸向寬大容蓄之象也

州民有朴知義者家翁莊堰幼生而不慧至八歲不語一日俄謂其母曰今日牆外牛鬪娘可避之舉家駭而且喜已而鄰人之牛果鬪牆外是後復不言數日復言有官兵來未幾張軍從雲間來自此言無不驗四言挾錢帛來問者如見神明家至驟富然見人有凶事輒指而告之如響由是人見之始多面如死灰惟恐其有惡言也母因戒之其後惟母告之言則言年十九始娶與其妻一接而殞此雖人妖亦似乎保真通靈故能前知

如此及少近婦人忽焉滅沒殆真泄而神與之俱亡無足怪也

金粟寺有康僧會身像余于壬正癸巳始得頂禮明年春余以伯兄見背到寺禮懺復與潘廣文澤民檢發唐代所書三藏然零落過半惟華嚴法華楞嚴寶積維摩長阿舍及諸律論之半猶完整不壞翻閱踰旬忽于晡時作禮像前見像眉間有光須臾光若白線嫋嫋而出盤繞華蓋而上余遂鳴鐘聚僧稱佛名號禮拜讚頌至

暮而光復從眉間收攝人人嘆為稀有澤民因作放光記紀其事曰夫佛者覺也覺者靈照不滅也含之可以內照六根放之可以旁燭三界此從七佛至于永來聖尊一光相續而常照者也第能保光于無始常照而不斷則雖百千萬劫此光常若如新粵自漢年覺光東度迄于吳代猶未該被于是康法師以舍利示感始闢法門于吳會傳象教于江左是蓋以身光照攝東南四生之祖也既而立化天禧騰身金東靈像棲託寔在于廣

慧馬甲午之春三月十有三日前教授餘干桐江姚桐壽樂年以孔懷之戚禮懺像前忽眉間若有白雲一線出于鍼孔者蜿蜒少時遂若朱蛇遊霧歛閃盤旋難以名狀久之或若虹拳或如波曲或延袤長引或輪囷以暈時佛日朗映俄見天地樓閣皆成五彩似從放光名中者金碧世界也于時大眾驚歎此瑞為世稀有余以為此寧獨法師覺光常照而已哉要亦以廣文宿習圓滿今之虔禱發于天情故與靈契冥格若以鍼擊石以木鑽燧感極而光靈示現之耳此一光也更不特為廣文感極之證而見前千萬善信莫不攝身神光之內各為照徹因地使信心復萌此又法師了却過去劫中普照羣有之一大願力也余身被靈瑞五體投地授筆記此為後學啓信

州著姓常氏自忠毅公與秦檜不合退居海上遂家焉其後有號蒲溪者亦官參知政事入本朝子孫多不學嘗言有厥祖遺像一幅以兵亂失之後復得之民間因

出以示余其像瘦惡而髯帶貂蟬冠上有贊曰佑特生
甫同德暨湯治格一隆力成再造長樂溫清遂明王孝
理之心海宇阜豐躋斯民仁壽之域公功業迪帝庸作
歌列辟具瞻謂相君之形惟肖睿辭敦獎見王者之制
坦明郁郁乎其文哉嗚呼不可尚已其後題曰紹興龍
集壬申仲春穀旦門下士武原魯璪拜贊余甚疑之此
贊似宰相兩常公皆不得柄國奈何有此後檢宋范茂
明集有代賀秦太師畫像啓乃知此贊是楠啓中數語

為贊耳此蓋檜像而子孫愛重此啓摘去和戎等語而
借以為贊也年代既久淪落民間為常氏所得復以魯
璪為本州人益信而不疑耳不知魯中紹興甲午趙遠
榜檜方柄國故稱門下第不識茂明何故代璪作啓余
備錄以示常氏不以為然愈益珍重嗟乎是忘乃祖之
仇而拜其仇也子孫誠不可不學如此

嘉興通守繆思恭當張氏來攻嘉興楊額哲命繆典火
攻我師遂大捷既而張氏歸命因大城武林檜繆統所

屬工徒以赴其後張陰屬其弟士信乘此戮辱之衆皆為繆心戰繆不以介意繆當治西北面數十百丈以松江路工徒屬之繆每事作則先人止則後衆勞來督罰殊得衆心由是視他所築愈益墜好士信亦無奈何忽一日巡工至繆所轄地分時日已虞淵而上猶未輟士信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汝何獨勞民如此繆曰平章禮絕百司猶敬共皇命日夕尚勤畚插况為之民者敢偷餘晷士信曰此人口利如錐何怪杉青閭畔烈々適人

繆曰今幸太尉章面國家借此得成獎順之典若念杉青之後猶恨不力縱逸平章耳士信曰別駕好將息言及杉青猶能使人肉跳不已

余讀海鹽州學黃侍講大成樂記言真州貝君身為考其度數齊量範金為鐘而協以古律管彼此適均吹其律而鐘自應至于琴瑟亦率自製云々余心甚慕之及甲午春祭以余家所藏崇寧大晟樂大呂無射二鐘持與考擊則比余所藏聲益加高判不相協余乃竊嘆曰

彼貝君者果足與言樂乎金既如此石可知。其聲絲者則州之喪沒匪久矣按大晟樂國初東平嚴氏一承宋舊者也當宋徽廟時有魏漢津者以一蜀黔卒為造此樂且以帝皇制樂寔自其身得之請以徽廟中指三節三寸定黃鐘之律蔡京亦從其說即使范金裁石用之郊廟至頌其樂于天下然徽廟指寸視人加長而樂律遂高雖漢津亦私謂其弟子任宗堯曰律高則聲過哀而國亂無日矣當今聖人其身出而身遘之乎未

幾遂有靖康之禍今州學鐘高倍崇寧則宜乎州之日陷危于清河鋒鍛也第所謂考其度數協以古律者豈別有出于緹室葭灰之外者乎

州少年多善歌樂府其傳皆出于漱川楊氏當康惠公存時節俠風流善音律與武林阿里海涯之子雲石交善雲石翮：公子無論所製樂府散套駿逸為當行之冠即歌聲高引可徹雲漢而康惠獨得其傳今雜劇中有豫讓吞炭霍光鬼諫敬德不伏老皆康惠自製以寓

祖父之意第去其著作姓名耳其後長公國材次公少中復與鮮于去矜交好去矜亦樂府擅場以故楊氏家僅千指無有不善南北歌調者由是州人往來得其家法以能歌名于浙右云

相傳紹興間有海鹽丞簡傲不羈志輕一世嘗謁一鄉大夫主人偶遲之而出丞故好睡比主人出則丞已鼾聲如雷矣主人以容睡不敢呼亦復就睡及丞覺亦以主睡不敢呼更復就睡如初究之主客更相卧醒至日

沒丞起而去竟不交一言趙子固愛其事為作圖紀其說于上置之座右曰此二人大有華胥風氣足以歲世之貴望賓王者

楊庶夫寓雲間及余到海上時一過余歲壬寅冬楊從三泖來宿余齋頭適就李貝廷臣以書幣為蕭山令尹本中乞吳越兩山亭志併選諸詞人題咏于時楊尹已移官嘉禾矣楊即為命筆稿將就夜已過半余方從別室候之俄門外有剝啄聲啓扉視之則皆嘉禾能詩者

也余從壁間窺之率人人執金繒乞楊留選其詩楊笑曰生平于三尺法亦有時以情少借若詩文則心欲借眼眼不從心未嘗敢欺當世之士遂運筆批選止取鮑恂張翼顧文煜金炯四首楊謂諸人曰四詩猶為彼善于此諸什尚須更託胎耳然被選者無一人在諸人相目驚駭固乞寬假得與姓名至有涕泣長跪者楊揮出門外閉關滅燭罵曰風雅掃地矣

州詩人陳彥廉好作怪體兼善繪事其母莊本閩人父

思恭商于閩溺死海中莊誓不嫁攜彥廉歸本州撫育遂成名士彥廉有才名交往多一時高流最與黃公望子久親暱彥廉居硤石東山終身不至海上以父溺海故也子久歲一詣之至則必到海上觀濤每拉彥廉同往不得已偕至城郭黃乞與同者陳涕泣曰陽侯吾父仇也恨不能如精衛以木石塞此何忍以怒眼相見子久亦為之動容不省而返因為作仇海賦以紀其事

樂郊私語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